

doi: 10.16169/j.issn.1008-293x.s.2019.05.002

从陆游《老学庵笔记》看宋代的民俗风情

阮 怡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摘 要: 陆游《老学庵笔记》一书内容丰富,真实可信,行文随意,生动地展现了宋代社会中的民风民俗,如经济生产风俗、交际风俗、服饰风俗、宋人尊佛崇道的宗教信仰。陆游用笔记文学的形式勾勒了一幅宋代民俗风情的画卷。

关键词: 《老学庵笔记》;经济生产;交际;服饰;宗教信仰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3X(2019)05-0008-05

收稿日期: 2019-08-23

基金项目: 中国人事部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活动项目(SC2018[145])。

作者简介: 阮 怡(1984—),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宋代文学与文化。

宋代笔记体作品蔚然称盛,南宋诗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即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此书为陆游晚年退居故乡山阴后所作,内容丰富,行文自然流畅。陆游在《笔记》中有意识地记录下各地的民风民俗,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宋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为宋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理应引起研究陆游和宋代文化的学者的重视。而至今相关研究成果多是概要性介绍《老学庵笔记》一书,未有系统全面地探讨,本文拟对此书保存的宋代风俗择要论述之。

一、经济生产风俗

宋代经济繁荣,特别是手工业、制瓷业、纺纱业等均得到长足发展。傩是一种驱除疫鬼的仪式。《东京梦华录注》卷十“除夕”条注释认为其源于周之旧制,“周官岁终命方相氏率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则驱傩之始也”^{[1]253}。舞者头戴假面,手执干戈,表现驱鬼状,每年除夕最为盛大。

到了宋代,宋人仍盛行这种仪式,且面具精致。

政和中大傩,下桂府进面具,比进到称“一副”。初讶其少,乃是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乃大惊。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卷一)

记京城举行大傩也要到桂府进面具,桂府面具数量多、形态多样、手工精巧,享誉全国。范成大由静江调任四川制置使,于桂赴蜀途中回忆著述了《桂海虞衡志》,其中记载“戏面:桂林人以木核人画,穷极工巧,一枚或值万钱。”^{[2]43}周去非于1178年写的《岭外代答》卷七也有类似记载:

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推其所以然,盖桂人善制戏面,佳者一直万钱,他州贵之如此,宜其闻矣。^{[3]74}

范成大、周去非均曾在桂府为官,应亲眼见到桂林傩队的威武和桂林面具的制作精巧。桂府有不少人专门经营面具制作皆致富,可见宋人不再局限于农、林、牧、渔的普通耕作方式,有不少生产者投入到手工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宋代香药的广泛使用也体现了当时经济的发展情况。宋代以前,香药来源有限,仅限于上层社会官僚贵族使用,应用并不广泛。随着宋代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人生活水平提高,香药大量进入平民日常生活。香药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广泛用于治疗疾病,宋代许多医药著作都详细记载了香药的临床应用。宋代香药食品种类繁多,市民食用香药食品渐成风气。宋人还喜佩戴香药,作为装饰物。

京师承平时,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妇女上辘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卷一)

香球既可作为一种装饰物,又起到空气清新的作用,贵族妇女携香球出行成为一时风尚。在各种庆典、祭祀神灵祖先等活动中,香药已成为不可缺少的用品。宋代福建等地盛行的明教大量使用香药。

闽中有习左道者,谓之明教。亦有明教经,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衔赘其后。烧必乳香,食必红蕈,故二物皆翔贵。(卷十)

宋代纺织业也很兴盛,出现了多个著名的纺织地。如四川遂宁“遂宁出罗,谓之越罗,亦似会稽尼罗而过之。”(卷二)。又如安徽亳州“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卷六)。陆游还满怀欣喜地赞叹了“滑州冰堂酒为天下第一”(卷二)，“耀川(按:应为耀州)出青瓷器”。可见随着宋代经济繁荣和市场的形成,宋人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这在《笔记》中有不少记载。

二、交际风俗

(一) 书信风俗

书信可分为公文书信和私人书信。公文书信指政府各部门文书书写制度,《笔记》中多条文字涉及公文书信的书写制度。

见任执政为宣抚使,旧用札子,关三省、枢密院押字而已,王公明参政始改用申状。(卷四)

叙宣抚使上书所用的公文文体。

旧制,丞相署敕皆著姓,官至仆射则去姓。元丰新制,以仆射为相,故皆不著姓。(卷四)

叙丞相署敕是否著姓的制度。

学士院移文三省名“咨报”,都司移文六曹名“刺”。(卷七)

叙宋代不同机构之间交涉事情所用公文书信名称。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亦载:“(宋代)百司申中书,皆用状,惟学士院用咨报……由当直学士一人押字而已。”^{[4]29}

江邻几《嘉祐杂志》言“唐告身初用纸,肃宗朝有用绢者,贞元后始用绫。”予在成都见周世宗除刘仁贍侍中告,乃用纸,在金彦亨尚书之子处。(卷六)

告身是古代委任官吏的凭证。周世宗为五代后周皇帝,陆游用亲身经历证明唐贞元后告身并非尽用绫,五代时期告身也有用纸的情况。

私人书信指士人之间的普通书信往来。包括双书、简版、门状、手刺、膀子等。卷三“乃有以骈俪笺启与手书俱行者”条详载双书从兴起到绝迹的变化过程。卷三“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书帖与朋侪往来者”条叙朋友交往用简版,到南宋淳熙间已用纸做手简,简版几废的情形。卷三“士大夫交谒”条详细记载了士大夫相互拜见之前须有书面拜帖,拜帖经历了门状、手刺、膀子等不同的阶段。

(二) 相见待客风俗

宋人相见之礼有揖与啜“古所谓揖,但举手

而已。今所谓喏,乃始于江左诸王。”(卷八)喏的礼节也应用到朝见上级。宋代政和年间定为朝仪,“旧制,朝参,拜舞而已,政和以后,增以喏”。(卷二)绍兴中,陆游还朝已不复喏矣,“淳熙未还朝,则迎驾起居,阁门亦喝唱喏,然未尝出声也”。瞻笏也是南宋朝参的礼节,以笏叩额代之拜在南宋绍兴年代流行“绍兴中,朝参止罄折遂拜,今阁门习仪,先以笏叩额,拜拜皆然,谓之瞻笏。”(卷二)

遇通家子弟拜见,主人接受后设席款待,入席前还需拜其父祖。(卷七)

前辈遇通家子弟,初见请纳拜者,既受之,则设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就坐。

饮酒待客是中国传统习俗,宋代仍如此。

前辈置酒饮客,终席不递带。毛达可守京口时尚如此。后稍废,然犹以冠带劝酬,后又不讲。绍兴末,胡邦衡还朝,每与客饮,至劝酒,必冠带再拜。朝士皆笑其异众,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卷七)

前辈指北宋名士,待客风俗礼数周到。最初,酒席整个过程中不能解衣带,卷二“先左丞平居”条载陆游祖父陆佃时代宴席上亦须着帽而坐,后又变为劝酒必冠带整齐。到南宋,酒席上则着装较随意。两宋宴客风俗之变,《朱子语类》卷九十亦有详细记载“初见以衫帽,及宴亦衫帽,用大乐。酒一行,乐一作,主人先酹,遂两手捧盏侧劝客。客亦酹,主人捧盏不移,至乐罢而后下。及五盏歇坐,请解衫带,著背子,不脱帽以终席……此亦可见前辈风俗,今士大夫殊无有衫帽者。”^{[5]2317}与《笔记》中记载一致。

三、服饰风俗

服饰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表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心态的反映。服饰分为官服和便服。不同颜色配饰的官服显示出官员等级尊卑和官职的区别。

往时执政签书文字卒,著帽,衣盘领紫背子,至宣和犹不变也。(卷二)

这是北宋末年官吏的服饰。

靖康末,括金略虏,诏群臣服金带者权以通犀带易之,独存金鱼。又执政则正透,从官则倒透。至建炎中兴,朝廷草创,犹用此制。……绍兴三年,兵革初定,始诏依故事服金带。(卷一)

官服腰带以皮革为之,带身饰以金、银、玉、犀角等材料,以区别官僚等级。岳珂《愧郈录》卷一二载“国朝服带之制,乘舆东宫以玉,大臣以金,亲王勋旧,间赐以玉,其次则犀角,此不易之制。”^{[6]171}金带贵于犀带。靖康期间,财政紧张,群臣不用金带而改用通犀带,直至绍兴三年恢复旧制。金鱼指刻成鲤鱼形的符。《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鱼袋,其制自唐始,盖以为符契也。其始曰鱼符,左一,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刻官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曰鱼袋。宋因之,其制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非复如唐之符契也。”^{[7]3568}执政官和从官因官职不同佩戴方式也不相同。

便服中,背子是宋代男子最为盛行的一种服饰。程大昌《演繁露》卷三“今人服公裳,必衷以背子。背子者,状如单襦,袷袂,特其裙加长直垂足焉耳。”^{[8]92}

予童子时,见前辈犹系头巾带于前,作胡桃结。背子背及腋下皆垂带。长老言,背子率以紫勒帛系之,散腰则谓之不敬。(卷二)

前辈应指靖康、建炎、绍兴初年人,他们系头巾,背子两腋垂有带子,腰间以勒帛束缚。

宋代刺绣等工艺更加成熟。衣服上多有绣纹图案:

祖妣楚国郑夫人有先左丞遗服一篋,袴有绣者,白地白绣,鹅黄地鹅黄绣;裹肚则紫地皂绣。(卷二)

妇女服饰更是别出心裁“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卷二)春幡、灯球、竞渡、艾虎、云月均为应时节而制作的首饰物,花样翻新,衣服上绣有四季花卉图案,可谓争奇斗艳。北宋末年盛行镶色女鞋——错到底。陆游

《笔记》卷三载“宣和末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其鞋底部分以二色合成,色彩交错。

四、宗教信仰

经宋代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道教盛行,佛寺、道观遍布各地。“天下名山,惟华山、茅山、青城山无僧寺。”^{[9]55}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大兴尊佛崇道之风。

(一) 民众尊佛崇道

民间以农历七月十五日祭祀祖先,称为中元节,又称盂兰盆节。这一节日起源于佛教目连救母的故事。七月十五延僧尼结盂兰盆会,“盂兰”意译为“救倒悬”,盆为食器,置百味果于盂兰盆中,供养众佛僧,仰佛僧恩光,以使现生父母和七世父母都能得以度脱苦厄。中元节不仅僧尼作盂兰盆会,民间亦设供,祭奠先祖亡灵。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曾嘱其儿辈于七月半具盂兰盆供祭祀亡亲“四时祭祀,周礼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求诸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10]602}

宋代佛教、道教大兴,这一节日受到民间推崇。《武林旧事》曰,“七月十五日,道家谓之中元节,各有斋醮等会。僧寺等则于此日作盂兰盆斋,而人家亦以此日祀先”^{[11]49}。《东京梦华录》亦载“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十五日供养祖先素食。”^{[1]211-212}宋代的盂兰盆节已与佛教中的节日有了较大区别:

故都残暑,不过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织竹作盆盎状,贮纸钱,承以一竹焚之。视盆倒所向,以占气候;谓向北则冬寒,向南则冬温,向东西则寒温得中,谓之盂兰盆,盖俚俗老媪辈之言也。又每云“盂兰盆倒则寒来矣。”(卷七)

祭祀的目的不再是摆脱饿鬼倒悬之苦,而是作素食以供奉祖先。盂兰盆中盛装的不再是百味五果,而是纸钱,焚之以送往冥界,且盆有了新的功能——视盆倒向以占气候冷暖。

随着道教在宋代发展,真武神崇拜也在各处兴起。真武又称玄武,是道教及民间奉祀的尊神,宋代真武神成为镇邪驱魔、统摄北方之神。宋代历代皇帝皆虔诚崇奉真武。太宗为凤翔府道士张守真建上清太平宫,宫中设专殿供奉真武。南宋高宗亦于西湖孤山建四圣延祥观,此后南宋各代皇帝在延祥观基础上重新扩建奉祀真武神。上行下效,民间的真武信仰也形成浓烈风气,各地遍建观堂,尊奉真武。真武神形象在宋代造型各具特色。将从神中的六丁六甲配为夫妇。

抚州紫府观真武殿像,设有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为女子像。(卷九)

翟公巽参政守会稽日,命工塑真武像。既成,熟视曰“不似,不似。”即日毁之,别塑,今告成观西庑小殿立像是也。道士贺仲清在旁亲见之,而不敢问。(卷八)

真武神面孔无经可考,塑造者可随意而为,可见真武神信仰流传之广,人人心中皆有自己的“真武神”。

(二) 滥赏僧道及僧道世俗化

宋代君王笃信佛、道教,特别是宋徽宗除大力宣扬道教外,还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以示对道教的虔诚。滥赏道士现象严重。

政和后,道士有赐玉方符者,其次则金方符,长七寸,阔四寸,面为符,背铸御书曰“赐某人,奉以行教。有违天律,罪不汝贷。”结于当心,每斋醮则服之。(卷九)

除物质赏赐外,许多道士得以封官加爵。如林灵素即以道士身份做官,封为“金门羽客”^{[9]62},“为蕊珠殿校籍,视殿修撰,父赠朝奉大夫,母封宜人”^{[9]30},“恩数视执政”^{[9]122}。各地大建神霄宫,改宫观僧寺为神霄宫,豪夺土地,大收赁舍钱、园利钱。

政和神霄玉清万寿宫,初止改天宁万寿观为之,后别改宫观一所,不用天宁。若州城无宫观,即改僧寺。俄又不用宫观,止改僧寺。初通拨赐产千亩,已而豪夺无涯。西京以崇德院为宫,据其产一万二千亩,赁舍钱、园利钱又在其外。三泉县以不隶州,特置。已而凡县皆改一僧寺为神霄下院,驥驥日张,至宣和末方已。(卷九)

卷九“天下神霄”条、“神霄以长生大帝君”条记神霄宫供奉道君,布局宏伟。朝廷供给道士大量财物,如“神霄宫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群道士无赖,官吏无敢少忤其意。月给币帛、硃砂、纸笔、沈香、乳香之类,不可数计,随欲随给。”

随着滥赏僧道之风盛行,僧道世俗化现象严重。如:

杭僧思聪,东坡为作《字说》者,大观、政和间,挟琴游梁,日登中贵人之门。久之,遂还俗,为御前使臣。(卷七)

数量众多的僧道遁入佛、道门不再为修身养性,而是为了求取功名利禄,一旦获得皇帝贵族宠信,即还俗做官。李之仪曾作诗讥讽这种现象。

李端叔《还俗道士诗》云“闻道华阳客,儒衣谒紫微。旧山连药卖,孤鹤带云归。柳市名犹在,桃源梦已稀。还家见鸥鸟,应愧背船飞。”此道士还俗,非不得已者,故直讥之耳。(卷六)

僧道凭借佛寺道观敛财:

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卷六)

有的僧道只求在寺庙挂一个空名求取钱财: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尝住余姚法性,贫甚,有颂曰“大树大皮裹,小树小皮缠。庭前紫荆树,无皮也过年。”后住雪窦,雪窦在四明,与天童育王俱号名刹。一日,同见新守,守问天童觉老,“山中几僧?”对曰“千五百。”又以问育王谶老,对曰“千

僧。”末以问持,持拱手曰“百二十。”守曰:“三刹名相亚,僧乃如此不同耶?”持复拱手曰“敝院是实数。”守为抚掌。(卷三)

不少道士为求取功名获得皇帝宠幸,编造谣言,蛊惑人心。

蔡京书神霄玉清万寿宫及玉皇殿之类,玉字旁一点,笔势险急。有道士观之曰“此点乃金笔,而锋芒侵王,岂吾教之福哉?”(卷九)

陆游作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以自己的亲身见闻,用生动自然的文字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生活风俗画卷,从中我们可领略到宋人丰富多彩的生活面貌。《老学庵笔记》的确是一部学术性、趣味性兼善的笔记,对研究宋代的历史文化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 [1] 邓之诚. 东京梦华录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 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M]. 广西: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 [3] 周去非. 岭外代答[G]//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4] 欧阳修. 归田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5]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6] 岳珂. 愧郋录[G]//四库全书影印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7]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8] 程大昌. 演繁露[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9] 陆游. 老学庵笔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0] 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11] 周密. 武林旧事[M].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Customs in Song Dynasty Examined from Lu You's *Laoxuean Note*

RUAN Y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Abstract: *Laoxuean Note* by Lu You, rich in content, authentic and casual in style, vividly shows us such folk customs in the Song dynasty as economic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clothing, and religious belief of people in paying respect for Buddhism and Taoism. Lu You sketches a picture of folk customs in the Song dynasty for us in the form of notebook literature.

Key words: *Laoxuean Note*; economic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clothing; religious belief

(责任编辑 张玲玲)